

民谣记忆

铁匠巷里“铁匠谣”

幸东

铁匠在七十二行里算得上是一个“大户”行当,可以说古代凡有市井皆有洪炉,以铁匠之冠名的多数是铁匠铺、铁匠坊,乃至铁匠庄、镇等,在太原老城最著名的是“铁匠巷”系列街道,在这里除了远去的打铁声外,还有流传已久的“铁匠谣”,读来,昔日铁匠巷之烟火可见一斑。

“张打铁,李打铁,打把剪刀送姐姐。姐姐留我歇,我不歇,我要回去学打铁。”这首名为《打铁歌》的歌谣看似平淡,没有什么实际意义,其实不然,它暗含着深刻的“铁”意。传说这首民谣里的“张打铁”不是旁人,就是明末农民起义领袖之一的张献忠,“李打铁”即是李自成;歌谣里的“姐姐”暗喻清朝统治者,彼时欲招降二人,但二人反清意志坚定不肯“歇”,而且要继续“回去学打铁”,养精蓄锐,以图东山再起。《清稗类钞》中曾有此传说的记载:“张李者,即献忠、自成之讖。”明末之际,百姓不堪沉重的赋税压榨,所以民间有“迎闯王,闯王来了不纳粮”的口号,《打铁歌》的流传,即印证着当年巷里的铁匠们对闯王的怀念,而人们又将这个怀念寄托在了与之有关的铁匠巷之名的出处:

据说,铁匠巷之名与李自成有关。明崇祯十七年(1644)二月,攻克太原的李自成虽然仅在太原停留了8天,但却留下了一个小规模的“兵工厂”。太原铁资源丰富,又是重要的冶炼基地,“并刀如水”,更兼义军里不乏打铁出身的士兵,于是为了前线战役的补给,义军组建了一支打造各种刀枪、盔甲等兵器的工匠营,俗称“铁匠营”,就驻扎在了太原城迎泽门里东侧城墙根下的几条巷子里,区别于乡村,太原城里便有了几条以“铁匠”命名的巷子。看来,铁匠巷的名称似乎是在等待“张打铁,李打铁”的回来,也让隐喻的《打铁歌》在清初对汉族人民极为严酷的统

治环境中得以流传下来。

“铁匠炉,开水壶,开了锅,入了伏。”这是民间“四最大”歌谣里的《四最热》歌,流传在铁匠巷里,一则说明铁匠是民间传统职业中最苦最累的一个行当,拉风箱夯铁锤,烟熏火烤,故而排在了“四大热”里的第一位;二则也寓意着铁匠巷里铁生意的红火,如同“开锅”“入伏”一样蒸蒸日上,不然的话,铁匠巷何以分成了大、小、后及头条、二条、三条呢?其规模还真不亚于今日的“家具城”。想当年老太原城里以行当起名的街巷,如估衣街、毡房巷及麻市街等,其长短也就那么一条街,唯独以“铁匠”为名的成了系列街巷。这《四最热》可算是铁匠巷的“生意”歌谣,但它无须自夸,也无须吆喝,喧闹的打钟声便是其绝妙的市声。

“西华门的狮子鼓楼街的虎,庙前街铁匠巷的高跷踩开不让步。”这是上个世纪太原城里家喻户晓的一句民谣,说的是过去太原城里闹红火的品牌项目,其中庙前街和铁匠巷的高跷被誉为“太原高跷双璧”。可见铁匠巷并非只有铁锤击砧之洪声,也有匠人们对生活的热情。高跷分为文跷和武跷,文跷侧重风趣表演,而武跷则“炫酷”惊险技巧。铁匠巷人的性格“铁”,自然踩的是武跷。早在清末时,这里创新表演的“上天桥”“劈叉”“倒挂金钩”“二鬼抱腰”等高难度惊险绝技,就有着“三晋跷坛绝艺”之美称。每年正月十五的闹元宵绝不会少了铁匠巷人的身影,“铁匠巷的高跷踩开不让步”即是所指。

不管是传说还是有一定的历史依据,经过岁月风霜的洗礼和时代潮流的发展,铁匠巷“打铁”的痕迹荡然无存,但这并不妨碍“铁文化”的流传,在那些与“铁”有关的地标牌上,人们依然会忆起那些“铁歌谣”的岁月。

方言俚语

阳曲县方言中的「多」与「大」

郭明亮

“多”,普通话读 duō,阳曲县方言读作“dē”,一是表示数量大(跟“少”相对)的意思,如:人多(dē)好办事;那个人多(dē)才多(dē)艺;他家的自助餐多(dē)种多(dē)样。二是表示有零头,(用在数量词后)如:他今年五十多(dē)岁了;这房子有四米多(dē)高;他走了一个多(dē)月了。

阳曲县有一个关于算盘的谜语,谜面是:一家分两院,两院子孙多(dē),多(dē)的倒比少的少,少的倒比多(dē)的多(dē)。谜底是:算盘。

“大”,普通话读 dà,阳曲县方言读作 dè,一是表示在体积、面积、数量、力量、强度等方面超过一般或超过所比较的对象(跟小相对),如:这房子一百多平方米,可真大(dè)呀!现在的汾河桥比原来的可大(dè)得多(dē)了。我比老伴大(dè)两岁。出去戴上帽子,外面风大(dè)。二是表示排行第一的,如:他兄弟几个,他是大(dè)的。三表示丈夫的哥哥,称之为大伯(dè biē)子;丈夫的姐姐,称之为大姑(dè gū)子。四是表示妻子的姐姐,称之为大姨(dè yī)子。三四两种称谓,只是在介绍人物关系时用,平时生活中和普通话一样,也是称呼大哥、大姐。

我的家在太原市西南的晋阳湖畔。由于地理、气候及耕作习惯的关系,家乡人和全市、全省的大多数人一样,对面食有一种与生俱来的青睐和依恋。经成百上千年的积淀,家乡的主妇们,凭一双巧手,可以将一掬面粉、一块面团,轻松地做出千般花样来。使旧日艰难枯燥的日子,多了一些温馨,多了一些滋味,多了一些期盼;也使今日的农家餐桌,多了一点色彩,多了一点开心,多了一点享受。

家乡人做面食,可说是十八般武艺,般般可用,样样精通。且听我给大家慢慢将。



故乡风物

十八般武艺做面食

郝妙海

拨入滚水锅中。这种剔拔股入锅即熟,捞出后浇上调和、菜卤即可食用。

剔

剔拔股,是家乡的特色面食之一。旧日,由于条件所限,做剔拔股,用的全是掺了榆皮面的莜子面(红面)。而那时,红面剔拔股,曾是家乡大多数人家通年午餐的唯一可选。如今,剔拔股虽仍在吃,但已是白面了。

做剔拔股,关键是剔,需两件专用工具:一件是剔拔股板子,铁木均可。铁制的,家乡人也叫(大)铁匙(sī)儿。铁匙儿,前方后圆,约4寸宽,后面有个尖尖的尾巴弯起后,安一截短木柄供把持。另一件,叫铁筷子。铁筷子比普通筷子长一些,前端细而尖,后端稍粗,便于手持。操作时,将面铲一团置于铁匙儿上,用铁筷子擀压成薄饼。然后,将铁匙儿架到锅沿上,用铁筷子将面从前端剔成筷子粗细的面条

压

在家乡,有一种叫河捞(恰恰)的面食,是压出来的。由于其红面、白面都可制作,且加工方便快捷,故除家庭食用外,还曾是公共食堂以及饭店的当家面食。

压河捞,需有一种专用厨具,叫“河捞床子”。它视用餐人的多少,可大可小。它有四条腿,可将床子架空在锅的上方。横梁是一根方形木头,中间开一个上下通透的圆筒形孔,孔的底部固定一块钻有众多小眼的铁皮,与之配套的木活塞随上面压杆的起落可进入圆筒内上下运动。将面团填入筒内,利用杠杆原理压下活塞,面经挤压即通过铁皮上的眼后成细长条落入锅内。(一)

连载

图片来源:百度网

1988年,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、中国历史博物馆、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出版了《夏县东下冯》考古发掘的正式报告。其在“结语”第二节“关于东下冯类型的年代估计”中说:以东下冯 I—IV 期为代表的东下冯类型和以二里头 I—IV 期为代表的二里头类型,应属于同一个文化系统,其相对年代也应大体相当。根据东下冯遗址西区 T261 的地层关系,东下冯 IV 期叠压在龙山文化层之上。二里头类型的年代,仇士华等同志在《有关所谓“夏文化”的碳十四年代测定的初步报告》一文中认为:“应不早于公元前 1900 年,不晚于公元前 1500 年。”东下冯类型的碳-14 数据不多,而且其中有的年代早晚颠倒,有的年代过高、过低误差甚大,很难作出准确的结

论。所以我们参照二里头类型的年代,粗略估计东下冯类型的相对年代大致为公元前 19 世纪至公元前 16 世纪。东下冯 I—IV 期和二里头 I—IV 期,究竟是夏文化遗存还是商文化遗存,或者哪些期是夏文化遗存,哪些期是商文化遗存?从现有材料看,还无法作出合乎实际的结论。不过,东下冯遗址正处在传说中的“夏墟”范围之内,东下冯类型的大致年代又相当于我们估计的夏末商初。因此,东下冯类型遗存对探索夏文化和研究商文化都具有重要意义。

第六章 大禹的家世

屈原是最早一批探索夏史的千古人物。他的《天问》涉及了天地开辟,洪水传说,夏、商、周古史传说和古史逸闻及吴楚史事等多方面的内容。

作《天问》,为何不用更通



89

苏 华 著

作家出版社

《大夏禹都》节选

畅易懂的《问天》?这是因为天尊不可问,所以屈原便把不能问的天颠倒了一下,改为《天问》。其时,正是屈原被流放沅水、湘水一带。忧心忡忡,彷徨山泽,走过山陵与平地,呼号苍旻昊天,不停地仰天叹息。疲倦之时,忽见楚先

王庙及公卿祠堂,想进去困顿一觉,但见墙壁上画着天地山川,神灵奇丽怪异,古圣先贤都是奇形怪状的妖魔般的行为举止,屈原转着看了一遍,来了精神,睡意全无,想:这些神灵先贤要我观他们,但谁来“观”我?于是在楚先王庙的墙壁一口气写下 369 行诗句,向天神发出了 178 个问题。在问了宇宙是如何形成的难题,说出了他想象的开天辟地的样子之后,便提出鲧生禹和禹治水、划九州的设问:

不任汨鸿,师何以尚之?金曰“何忧,何不课而行之?”鸱龟曳尾,鲧何听焉?顺欲成功,帝何刑焉?永遇在羽山,夫何三年不施?伯禹腹鲧,夫何以变化?纂就前绪,遂成考功。何续初继业,而厥谋不同?洪泉极深,何以实之?地方九则,何以坟之?

屈原向天尊所问的是:鲧不能胜任治这么大洪水之职,为什么还能得到那么多人的推举?你们都说可以保证,为何不试验一下看看行不行再任用?鸱龟首尾相接好像一条堤坝,鲧为什么就照它们的模样施行治水的大策?他顺从众民的心愿想把洪水治好,天帝为何还要对他施刑?尸体长久被丢弃在羽山上,为何三年都不腐烂完好如生?剖开鲧的肚腹却生出了一个活生生的伯禹,天底下怎么会有这样的奇怪事情?伯禹继承父亲鲧的遗业,终于成就了先父的未竟之功。为什么同样是治水,而禹与鲧采取的办法却不相同?洪水还是那么深,禹是用什么来填平的?大地分为肥瘠九等,禹是用什么办法平均划分的?

历史